

#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

分類 體育評論 來源 民生報 日期 780320 版面 四版

## 從強國夢到兵敗漢城

(四之二)

● 趙瑜 ●

### 答「體育博覽」記者問

記者：「你認為中國目前的體育文化特徵是什麼？」

趙：「我們國家的體育文化特徵與西方相比，其重要區別在於：體育變成了幾千年的中央大國沒有衰敗的一種象徵，而西方的體育在很大意義上講是生活的一種補充，這正是體育自身的本質，但是這個本質由於現代體育引入中國時的背景而出現了一些變化。那是種什麼背景呢？1895年鴉片戰爭，對於中國來講乃奇恥大辱，中國人也彷彿是突然發現中華民族十分脆弱，與以往幾千年的泱泱大國的心態所相悖。在這種背景下，現代體育被引入了中國。在引入的同時，現代體育公平競爭的原則，給予當時心態已經十分不平衡的中國人以安慰和希望，體育從一進入中國就變形了。」

### 體育文化 是保守的

再有，我們的體育文化除了這樣一個表層外，還缺乏具備真正的體育精神。我們的體育文化是中庸的，平和的，以柔克剛的，也就是說是保守的；而西方的體育文化則是進攻的，外向的，舒展的，我們幾千年的文化是「存天理，滅欲」的儒學為主

導，可是體育在西方是創造的，就是要表現自我，證明自我；如果說要改良我們已經衰敗的文化土壤，體育正是很合適的手段；它可以對文化的更新和重建起輔助作用，而恰恰我們將這種輔助作用也給僵化了，這似乎就是我們國家的體育文化特徵。」

記者：「你曾經講過目前的中國體育機制有其合理性，這是否與《強國夢》的主旨相矛盾？」

趙：「不矛盾，體制上與土壤一向有互相依賴的關係。認識中華民族生存的土壤，不能不看到幾千年的大一統的皇權機制，這種機制一直延續下來。例如文革中偉人神話達到頂峰；如果沒有這種土壤，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發生的。所以，體制與土壤的依附性是必然的。在目前已經開始對中國體育體制提出不同看法時，我卻講其合理性，是以為我們應當從自身文化的改造上改革體制；體制又對這種文化土壤進行改造，這樣循環往復來達到最終的根本上改造。我們國家其他領域體制的改革，如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等等都與改造文化有密切關係；如果體育界的改革與這種大的改革不同步的話，改革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記者：「你的作品在體育界也引起不同的反響，

對此你是怎麼認為的？」

### 體育人難創作批判作品

趙：「文學本身不同於實用性的調查報告，文學具有浪漫性、超前性。甚至有時是作家理想中的東西，因為超前和理想，必然會同那些搞具體工作的人產生差距。魯迅先生所批判的民族劣根性到今天也不過時，但就當時而言無疑是超前的。文學與現實應存有某種永恆的矛盾。然而，文學家可以給人們以很大的啟發，他的那種執著於理想與個性的追求，最終可以影響更多的人。」

記者：「像《強國夢》這樣的作品，應該也可能是由體育界內部人來寫，而近幾年的一些作品，比如《強國夢》，恰恰是由一個作家來執筆，你對這種不太尋常的現象是怎麼看的？」

趙：「作家關心各行各業的生活，從此意義上講，創作體育作品也是可能的。這些年來，中國體育在民主開發程度上和改革的速度上，比起社會其他行業我認為是落後了。它的這種落後主要表现在對封建殘餘的批判缺乏自覺性，因而在內部及外部的透明度方面，體育界做的是最不夠的。它不能把自己所取得的那些成就背後的东西通過多方面討論揭示出來，而且，不僅是體育界包括其他一些行業依然存在著打擊報復，限制發言，聽不得不同意見等現象，所以表面看體育界內部的知識分子也寫了大量的好作品，可是以一種強烈的批判意識而出現的作品還是不多。過去曾在一些報刊上出現過這種風格的文章，例如《體育博覽》雜誌針對中青隊解散組織的討論文章，但此類文章長期以來是受到抑制的。即使體育界的同志了解許多情況，但很難創作出高揚批判精神的作品。」

### 體育界思想不夠活潑

記者：「你對以《中國姑娘》為代表的『冠軍文學』做何評價？而且最近有同志在報上公開撰文講以暴露為主的報告文學是一種時髦，對此你怎麼看？」

趙：「這個問題更多地涉及到文學。我認為近十年中，體育文學是各個行業的文學裡最缺乏新意的，它的特徵主要是『冠軍文學』，著重於金牌。當時對體育的反思還沒有進入到今天的深度，這些作品的產生是必然的。我們的文學創作很長時間以來是為政治服務的，如今一些報告文學家、小說家開始擺脫開這條路子。由於體育界的民主程度不夠，思想不夠活躍，只能產生『冠軍文學』。對此，廣大讀者並不是十分欣賞的，因為它沒能揭示出生活的矛盾以及生活的複雜性，再者就是為什麼『暴露文學』成爲一種時髦，只要成爲時髦，一定有其社會基礎，讀者基礎，不然怎麼會行銷呢？『批判』、『暴露』與我們民族近年來思考的深化是同步的，也就是說『冠軍文學』的產生絕非偶然，今天『批判』報告文學大面積崛起也非偶然。因此不能簡單地看成是趕時髦。就我個人而言，比較早地開始『問題報告文學』的創作，已經形成了路子，因而我並不是為了趕什麼時髦而寫《強國夢》的。」



▲「冠軍文學」的冠奪排女寫描是(右)「娘姑國中」連日也翻譯出書(左)被趙瑜評論為缺乏新意。(蘇嘉祥翻攝)